金鋼鑽

蘐孫題

第六百七十九號

定報價目
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
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
一角每月兩角日本同其餘外
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
費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

社址上海英租界寧波路勞合路東三一三號　自動電話一八一六五九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按照包總特別優待寄遞之報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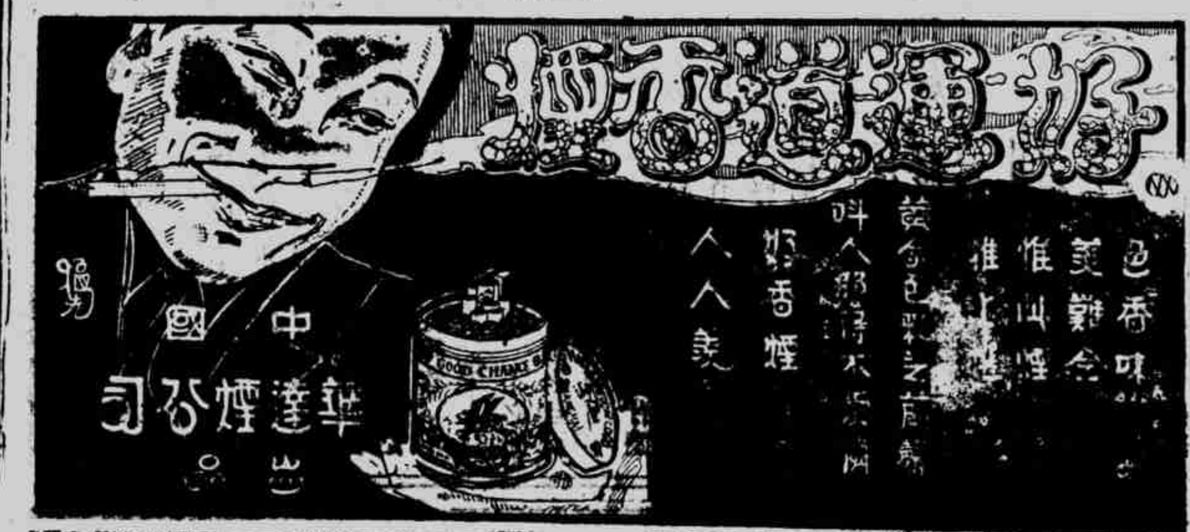
今日一張售洋二分四厘

廣告刊例
「新聞中價面議」三十字長十字寬為一格每格洋八元（封面中縫計以半格）分格等與新聞中縫同每期每格洋五元（封面）計十五字高十九字寬為一格以半格每期每格洋六元（後幅）分格封面同每期每格洋五元



小閒話（陸士諤）

診鄙人當發覺上述病狀後、曾請校氣硯、奈該醫生術既不精、又復心粗浮、卒不能診得確實病情、迨民國十五返鄉後、乃決意從事修養、以期復元、無如除胃口略好外、上述病狀、總不時呈顯、民十七年因家貧故、乃執教鄉校、精神依舊平平、本年復受某君家庭教師之聘、因學生程度不一、教授殊勞、四月間某月傍晚正在郊遊之際、倏爾頭目眩暈心胸苦悶、兩手前臂殊有欲厥、人亦幾有昏倒之勢、自經此次後精神愈加惡劣、端陽節後乃不得不附粤漢車往省求診、抵省時諸友皆勸往中山大學第一醫院請診、不得已從之、其時診症者為一德國人、伊診後謂鄙人身體各臟無病、惟有虫病嫌疑、（未完）



房間生活

（綿盤）

一到冬天、上海弄班時髦朋友、他唯一的消遣妙法、就是開房間、所以旅館生涯、在過年的時節、却是最好、因爲有一種朋友、到了年底、非要開個房間、由今年開到明年方歇、借此可以呼朋引友、快樂他一個盡興、因此房間生活、不啻成了上海人的一種普通習慣、

本來冬日那種嚴寒、是誰也不歡迎的、坐在家中雖也可圍爐飲酒、可是終不及旅館內熱水汀、來得溫暖有趣、並且一進旅館、就可肆無忌憚、旣便於喝雉呼盧、又不礙坐花醉月、所以大家都認房間作安樂窩、要是有朋友開了房間、包你不請自至、就爲房間的滋味大好、又何苦冷冰冰的、一個人在家裏陪黃臉婆呢、

不過開了房間、他的工作、旣然是非嫖即賭、計算起來、自然是件壞事、但是壞事是壞事、開房間依然是開房間、而且開了房間、要是不嫖不賭、不啻就辜負了這筆房錢、甚至因爲嫖賭的緣故、胡帝胡天、卜晝卜夜、把正事耽誤的、大概也不少、

昨天在一個宴會上、聽到兩位朋友的論調、甲友說、我近來感覺到開房間的乏味、反不如在家安安穩穩睡覺的好、乙友的論調、適同甲友相反、他覺是非房間不樂、每天常常不願回家、我聽了二人的話、覺得他們的心理是值得研究的、因爲甲友從前却和乙友一般、是非房間不樂的、何以近來忽然變態、乙友本來是個規矩人、從來不過浪漫生活、何以他會步甲友的後塵、這不是一樁奇事、難道房間生活、他也能變遷人們的心理的嗎、不[illegible]少、可見好開房間的人、真是不少、旣是人們天然的觀念、更有何法去禁止他呢、祇要開房間的朋友們、不吃房間的虧、就好了、

□法界無線電台果無法交涉耶

（探路）

國際通例、凡一獨立國家之中、不準任何國政府、設立無線電台、收發商報、以侵犯該獨立國之主權、此項通例、在華盛頓無線電條約中、已有明白規定、詎知本埠法租界法人所設之顧家宅及福履理路兩處無線電台、竟公然收發商報、以侵犯我國主權、在本年內、外交部雖令交涉署迭向法人方面交涉、但法人狡猾異常、初則吞吐其辭、毫無撤消誠意、近更變本加厲、增裝新機、是交涉已至絕望、政府方面對此問題、極感棘手、蓋法人如此狡不講理、我方除用堅決手段強行取締外、實另無其他方法也、

有某外交家、日前曾思得一計、與交通部相商、試以交通部所辦之無線電台、發生極強電浪、以擾亂法人所辦無線電台之收音發音、但經交通部某專家之計算、覺法人所裝置無線電台、其所發電浪力量、均較交通部所裝設者爲強、是以無法能擾亂其發音收音、則此項辦法、又歸無效、[illegible]此一座侵犯主權之無線電台、其竟無法以取締乎、但國際無不能交涉之外交、天下無不能伸述之公理、否則有理講理、無理蠻幹、非我負人而人先負我者、國際當有公論、固不必過事顧慮、而任令喪失主權也、由是而言、則此種侵略怪物之能否除去、要視外交當局之有無決心而已、

□小而彌堅□

公會 各小報 第 督

王延松爲絲綢業奔走

（金雀）

市監委王延松君、對於提倡綢緞業、非常熱心、自與魯君正炳諸綢業鉅子、創設中華國產綢緞業救濟會後、大聲疾呼、舉國響應、政府亦通令各屬、應一體提倡綢緞、抵制外貨、以挽利權、該會擬於明正、在滬舉開大規模之絲綢展覽會、一切計劃、均已商定、惟此事規模偉大、須政府加以全力贊助、以是王君又於前日赴京、晉謁蔣主席孔部長等、請爲提倡、蔣孔對此事極表贊同、王君乃於日昨怱怱回滬、邇來正在與滬上各絲綢業領袖、商洽進行辦法、想不久當有一盛大之絲綢展覽開幕於春申江畔也、

□名援薛錦團

（銅駝）

自新世界名媛選舉後、名媛價值、已予吾人以深刻的認識矣、日昨時事新報紀世界公司歡迎侮辱中國之外國人范朋克氏情形、字裏行間、忽有名媛薛錦團、參加歡迎字樣、此等外國人、得吾國名媛之歡迎、而吾國名媛、亦不計較他人之侮辱吾國、此眞足以大書特書者也、按薛錦團、即以美男子自詡、以廣東人而率飛機在廣[illegible]擲毒烟炸彈之張惠長之小姨也（好句）、前年張氏乘外國製造之廣州號飛機、自南飛北、號稱長途航空成功、（其實此而可稱成功、則凡購一外國製造之汽車、環游馬路、亦可稱成功）、而爲張氏宣傳者、即薛錦團、薛女士之宣傳方法、間仍挾、張氏照片、及宣傳文稿、詣各報館之門懇爲刊登、某畫報并得薛女士本人倩影、注爲張惠長夫人之妹某女士、請爲一併登出、此等宣傳、不啻利用姊夫之成名、而爲增高自己聲價之工具、其思慮之巧、殊可佩服、微聞薛女士芳齡已逾花信、然因聲譽飯隆、擇偶遂苛、今仍待字、蓋其希望、以姊氏錦迴女士、旣嫁得美男子爲所謂長途航空成功之張惠長、若不得如張惠長者嫁之、則不足與姊氏媲美、故迄今猶好事蹉跎、據傳擇壻條件、對方亦須爲美男子、且富有資產、又須廣東籍而在滬生長者、斯爲合格、學問才能、列在其次、惜具合格者、不易得見、遂致佳期耽誤、浪擲華年、其實薛女士爲張惠長努力宣傳、律以互助之義、張惠長宜爲小姨借箸一籌、吾意物以類聚、張氏同儕中、當亦不少美男子、但未諳張氏正在投擲毒煙炸彈中、尙有關心顧及此名媛小姨之擇偶問題否耳、

□轟動上海天女神魔班、大魔術師彭克（譯音）准于今日、在南京路新新公司對面市政廳表演、莫名其妙的魔術、此次因應虹口平民施診所之請、義務性質、幫忙兩天、乃係熟友所面懇、門劵售一元二元、託南京路冠生園等各大商店爲所購處、日來購劵者非常踴躍、不知此彭克到底是何等脚色也、（奇）

墨磨餘瀋

寒雲十八女章書法[illegible]、時惟賦性不羈、鬻書雖訂有潤格、興到時、頃刻能成數十聯、成意有不愜、則幷一字而撕之、名士氣派、大都如是、癸亥去冬旋津時、曾爲余書小屏一幅、錄遊浙園近作兩絕句、寫作雙妙、殊作精品、丁卯同游歷下、朝夕過從、宴極歡、余偶集得成句一聯、「鐵板銅琶、唱大江東去、青[illegible]氣、從兩谷西來、」老八[illegible]節稱賞、返津即書成小聯寄余、書作隸體、直追秦漢、配以舊藏金箋、彌古樸可愛、邵南旋時匆匆拾掇、忘其藏庋所在、遍索不獲、大爲懊喪、前日偶檢舊篋、忽然得之、狂喜如獲至寶、已付裱匠裝裱矣、同時並檢得白葭居士所書一長聯、亦係成句、『李長源披一品衣、抱九仙骨、鄭景純揖浮邱袖、拍洪崖肩』居士工詩善書、寓舊都時、與易哭庵爲至交、哭庵死、爲刊其遺集、承以已刊成之『編年』『遊山』兩集見餉、瓌偉絕特、才思縱橫、上聯即其集中遊廬山詩句也、旁繫長跋、獎借逾分、自愧未稱、故不[illegible]、（淵淵）

記步林屋先生之疾

（恨波）

步林屋先生、豫人、名章五、號翔芬、所居近林屋山、因自稱爲林屋山人、在滬創大報館、已四五年矣、先生學問淹博、其所爲文、古樸茂美、詩以古風爲特長、蓋深得少陵三昧者、旁如岐黃聲韻之學、尤多心得、年來息影海上、飲酒聽歌、以遣老興、門下弟子及乾兒女最多、先生幾不能自憶、以故識先生者、莫不崇其學識、而推爲唯一快樂人、先生在滬任務、除創辦大報外、並懸壺應診、每日四時至五時、且在中國濟生會充乩手、十載以來 未嘗間斷、先生平日體格頗健、惟有二癖、則嗜烟酒甚深、每與客飲、能盡白蘭地一瓶、而閒中與人談笑、輒以酒代茶、酒後繼之以紙烟、如此綸流不輟、是故日在醉鄉、以先生所爲詩文、幷至酒酣耳熱時、[illegible]不得佳作也、此次之疾、聞在濟生會傾跌一交而起、跌後病勢頗重、左手不能動作、且作囈語、說者斷爲中風、遂送中德醫院醫治、惟先生醫學甚深、平時不善西醫學識、擬就中醫治療、不肯服食西藥、經人解說、以中西雜投、爲醫家所忌、勸先生專就西醫、強而後可、經一度診治後、病勢已輕、生命可保無礙、惟言語仍模糊不清、竊恐異日痊可後、於說話時仍不能恢復舊觀也、自先生病後、其朋友及乾兒女輩、深致關切、均紛紛前往探視、詎知無妨、始各心定、前日大報編者陳積勛、猶往中德醫院侍疾、先生已爲作成七律一首、惟僅得七句、積勛以先生疾尙未痊、宜息心靜養、不宜勞動腦筋、故未敢動問、是可知先生雖在病中、猶不忘其所營之大報也、

□改組臨時法院問題之趨勢

（英俊）

此次外交部與英美比挪威荷蘭等六國、開改組臨時法院會議、此實收回領事裁判權之先聲、各國鑒於我國今日之外交、已非曩昔軍閥時代之外交、故均派代表南下與議、我方外交部所派代表、亦均爲外交界之佼佼者、據理力爭、非達到將臨時法院實行目的不止、奈各國代表、頗多圓滑異常、對於此事、均假作聾啞、推託須向本國政府請示後、始能有所表示、故會議迄今、尙無具體辦法、其實各國代表此種態度、殊爲不當、蓋各代表旣代表各國出席、則已負有全權使命、今忽在議場上推諉不能負責、其無誠意顯然可見、況改組臨時法院、乃公理上國際上應有之方式、各國旣對中國表示好感、則對於此種會議、應推誠相見、使臨時法院、實行改組、撤消臨時裁判權、方足以敦邦誼、今惟口是心非、虛與委蛇、是則各國對我國、仍未能有徹底之覺悟也、聞王外長對此事、已抱有堅決態度、非將改組臨時法院問題、交涉勝利、決不甘休、全國民衆對此事亦極關心、均願一致爲外交部作後盾、想各國代表雖狡猾、但懾於正義、當能就範、現王外長忽忽來滬、與各方接洽後、即仍須返京、主持交涉、聞此項會議尙須接續開議數次、始有結果、而其主要關鍵、則在各國代表請示後之覆電、覆電旣至、則一切困難問題不難、迎刃而解也、

□畫家馬企周繪山水□

□漢劇開幕第一夕

（看客）（一）

漢劇名伶余洪元牡丹花等來滬、出演於丹桂第一台、已於十五夕開幕、雖逢陰雨、而座客甚盛、滬上票界名流江子誠、羿亮生、陳彥衡父子、及電影界鄭正秋父子、咸皆蒞止、是夕之劇、以『廣平府』『取榮陽』『流民圖』『與漢圖』四齣爲精華、博得看客彩聲不少、廣平府 以扮李虎之大和尙爲劇中主角、其身段步法、極爲難能、可與京劇『祥梅寺』中善演了空之王長林相頡頏、

取榮陽 此劇與京班之場子有異、項王較輕、而紀信特重、扮紀信之吳天保、嗓音特佳、扮劉邦之黃桂卿、亦不弱、惟表演終不無過火處、此非吳黃之個人藝術火候問題、而實方言劇之本質如是也

流民圖 即『打花鼓』、牡丹花扮鳳陽鼓婆、其做派確較京班者加重、又添入小姐丫頭兩配角、亦是京班所無、惟少去以鑼板掉去大相公之扇子一節、此其與京班互有出入處、京班此劇注重在舞、而漢班則注重在描狀、似各有其注重之點、姑誌於此以待他日詳爲論列、

與漢圖 余洪元扮劉先主魁偉大方、頗有京班老鄉親盛年狀況、音調亦沈實有餘味、盛名之得、固有由也、

□賭窟人語

（二）（蟠龍）

但是現在賭局、也不如從前了、第一因時局關係、有財產的人們都不敢輕于外出、以防意外的危險、即使到了賭場上、也不敢作大輸贏、贏多了固然招風險、輸多了也惹人注意、所以頭等賭客、現在是鳳毛麟角、不可多見了、次一等的賭客、也有一千或幾百的賭本、帶向賭局中來玩的、但是他們都精明不過、賭風不順、輸了若干、便起身走了、或是吸鴉片養神去了、若是他的手彩好、得了風頭、他雖則拿出幾百元換籌碼、說不定贏就是好幾千、

固然有許多好賭而不甚精明的主顧、每日來送錢、但是爲數並不甚多、每人帶了百元、或數十元、未必准送光、有時也許僥倖贏一點、即使輸去而平均每人輸五十元、一百位方有五千元、經不起一二三位精明賭客一贏、賭局依然不能穩獲餘利、更有一班靠賭局吃飯的小賭客、他們每日都有一定的計畫和預算、不求多贏、或十元廿元、或僅四五元、贏了便走、都不肯濫下注、每至局中先看路、看準了、方試一試彩頭、一試不中、必再守機會、守着了機會再試、連中一二次、便停了、計算所博進的數目、是否已足、如無十分可靠的機會、無論如何、即不再博、也絕不多流連、似這等小賭客、若是一旦禁賭、即均無處覓生活、雖說他們是社會上的寄生虫、然而衆生平等、佛眼當一例慈悲、固不可絕其生路也、（未完）

楊鼎儂

（石劍）

前次金鋼鑽報、因登載楊鼎儂稿件、致起衝突、幸經曹幼珊先生、出而調停、得以和平解決、不過鼎儂與施君衝突爲一問題、彼之技術乃又一問題、鼎儂在天蟾舞台登台雖無多時、然而聲譽甚好、做戲非常賣力、故顧竹軒老板極重視之、鼎儂唱戲頗有幾分像叔岩、或謂彼自誇在叔岩之上、則甚言也、總之、鼎儂乃可造之才、倘能再平心靜氣研究藝術、將來不患不能成爲名伶、鼎儂其勉旃、

失風爆竹與反動

A 呼　B 啊　C 咦 啊呀　D 溜罷

□十里鶯花夢

（十九）（拂雲生）

第二回 纏頭錦寄相思淚 羅宋花開色界天

敦甫搖頭晃腦的道、講到這個、不是小弟吹牛、你那兩位大約未窺門徑、這不能算爲損失、因爲兄弟損失一筆、相手方的損失、起碼在三倍以上、這樣對本對利轉彎的生意、怎麽會不上算呢、冰心在他面上端詳了半晌道、相君之面、色厲內荏、恐怕是虛有其表、池中、他還話、有相當的價值嗎 池中道、飯生緣淺、未曾躬與其役、無從證實、不過他是著名的剿匪司令、朋友淘中談起來、彷彿倒也戰功彪炳千古、或許仍是他自己宣傳出來的、好在今天我們正可實地揣測、不必徒尙空談、正說着、鶯鶯老三推門進來道、咦、博士和還有一位老旦面孔呢、池中道、博士邀朋友去了、敦甫將一張肥臉湊近鶯鶯、看了半晌道、眞美、比曼陀畫的月份牌都好、老汪、這是你新做的嗎、叫什麽名字、有過交情嗎、啊、美極了、鶯鶯媚然一笑、躱到池中身上道、你這樣看起來、我要面孔紅的、我和汪大少是客客氣氣的、汪大少阿對、敦甫道、你當我洋盤、你們這樣要好的樣兒、說給誰聽都不相信、鶯鶯笑道、這種天官賜、我還不曾修到哩、池中給她說得渾身軟洋洋的不得勁兒、呀的一聲、飄然又走進一位碩人頎頎頭髮披到兩肩的美人來、向冰心笑了笑、冰心精神一振、一把拉住她手、並坐在沙發上道、老四昨天對不起得很、我正在拍夜戲一時脫不開身、等我上樓來聽、你倒已搖斷了、打到生意上、說你出去了、你在那裏打給我的、

□上海小報公會、定於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在四馬路大西洋菜社開茶話會、討論詳細章程、通告均已發出、小報界同人如有偉見發表、請先期擬就、投寄籌備處、以備採納、

□東方飯店、前日宴請報界、由竭夢雲君代邀、到客甚盛、俟正式開幕、更須舉行較大之宴會云、（主）